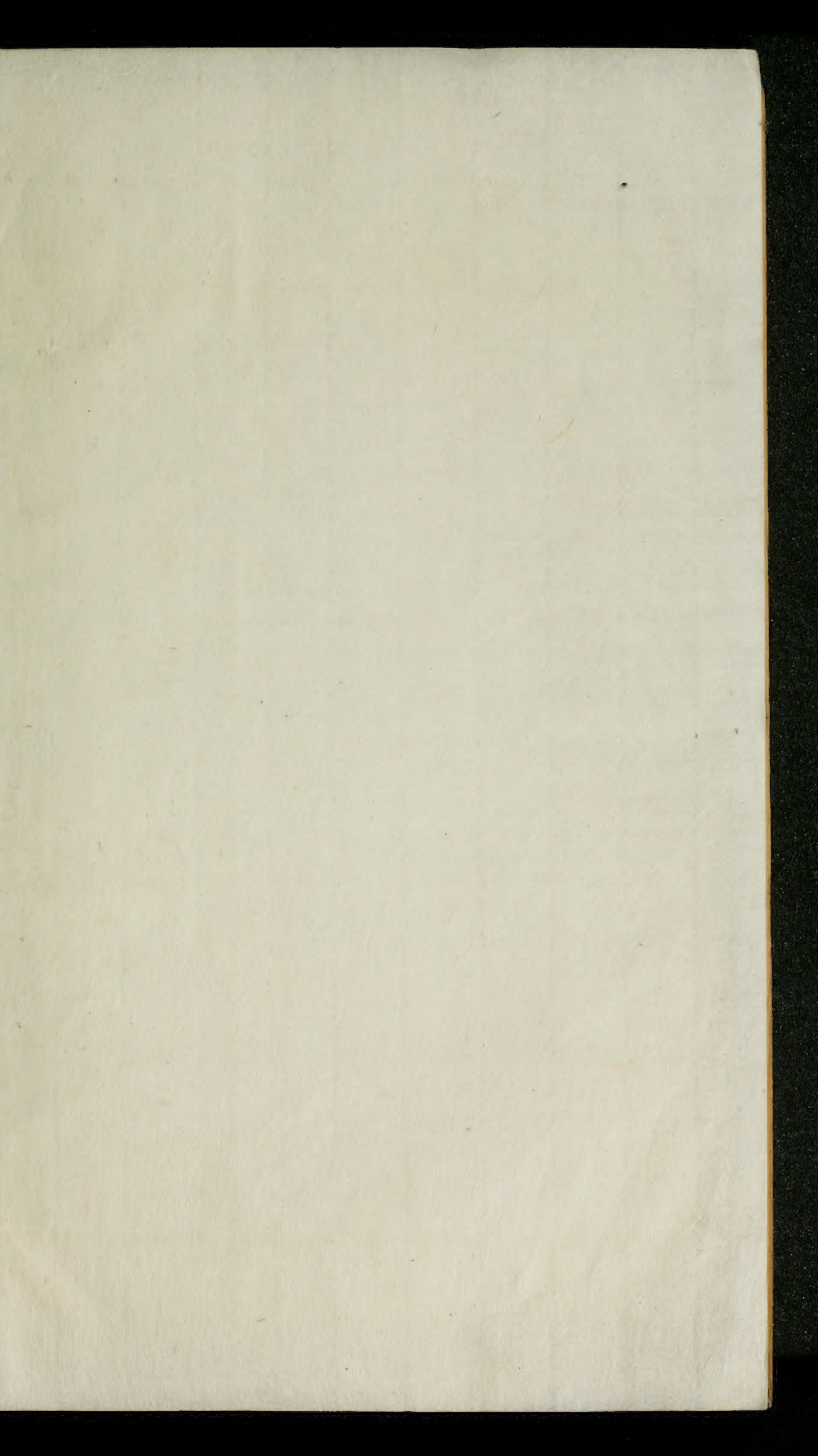
林下[illegible]記

旬一編目錄一



旬一編目錄一

景慕宮終獻樂作釐正

磬聲之辨

畵角聲

琴書齋扁

龍九子

潛龍池

綏陵樹

丁巳風穴

至尊之稱

寡人之稱

五日一朝之始

乞休疏難於措辭

都提調廳巡綽牌

文衡傳硯詩

楓臯疏薦文衡人

耆老所

備堂拿處

仕宦最久

大夫之稱

官職與前代異同

授官表讓

貼黄

行香

名帖

答嚌

定棍制

戒石銘

官府乘轎

朝臣呵引張傘

按月分俸

致仕官給俸
幕府之始
外命婦儀
仙源後裔不吸草
牛溪墓下馬石
華城簩室
勅使見地方官下馬
棘圍
讀券官
殿試封彌另謄

庶類疏請序齒
庶類疏通叔議
華山之族
玉河館卒
鑑賣吏吏
洪尚書居官
娉婷公主
專羅道
雜術不勝正氣
紫霞知南金陵

金堤萬頃沃野坪

虒卽

太華亭

百花堂

盜詩圖

佛祖

金剛經塔圖

世界

三幕

無學峯

箕尹兼廚院官
康濟九經
試體之嚴
朴記注孝
嶺伯再任
完伯再任
有將家風
誤學史記
文字相贈
秋潭三書

運穀

大臣救蝕

泮試題

林下筆記卷之三十一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旬一編

辛未冬直廬足成林下筆記鄭經山相公雪中命其哲嗣周溪貳相袖直一覽亟稱為傳後之語鎮日不釋手時壬申元日也公九十足歲精力康旺凡於文字上尚拳拳不忘多有釐正其註誤者余六十不及公三十而漸弛向學之誠所經之事所覽之書俄頃輒忘其所記之者未知為何語而何事也歲首隨

諸大夫吁嵩大庭第八日復還林下續草原編以補其闕總三百九十七條至上元後三日乃成謂之以十一日記亦可也

慶基殿御真

國初慶州集慶殿奉太祖御真太宗己丑移奉全州慶基殿壬辰殿僕去上下軸蹙摺而懷之到行在所摺痕尚宛然肅宗戊辰奉于京都移摸安于永禧殿舊本還奉慶基殿新本眼彩射人墻外民家多廢明設盲廳

御真最久本

國初圖寫太祖睟容二本分奉于慶基殿濬源殿兩本最久也濬源殿基址本沮洳之池無學見桓祖曰孕貴子某日我當來乙亥十月十一日復來見太祖誕生取其胎缸藏于池名之曰瑤樂太祖四歲有詩曰瑤樂池中舊日龍變化將為沛澤龍者是也後填其池建濬源殿

太祖影幀移摸下教

當宁壬申元日上受朝賀教曰南殿第一室御眞慶基殿御眞年久熹微矣今欲移摸將有所下教矣賤臣曰臣於侍罪湖南已為仰瞻而其時亦為熹微有

不得不移摸之議而臣之仰瞻已過二十年之久竊
想幀本益有未安之處矣金公炳學以南殿御真亦
多有熹微仰奏上命書傳敎曰太廟顯册將親上而
南殿第一室御真奉摸旣久幀本熹微迨今年移摸
允合情禮矣在前移摸時皆設都監則今番事體宜
無異同而旣有我朝可援之故事自今摸寫等節令
宗府擇日著式舉行事分付

南殿入侍酬酢

壬申正月初六日上展拜南殿命時原任大臣入侍
賤臣及金炳學柳厚祚洪淳穆入參上曰今年將欲

移摸御真故名見卿等矣賤臣曰太祖室御真初以
慶基殿本移摸故兩本别無異同而慶基殿本慶州
府移奉矣上曰南殿本如是熹微慶基殿本果何如
乎賤臣曰慶基殿本仰瞻既久而其時亦多有未安
處今似萬萬惶悚矣若改摸則舊本不得不改粧横
奉如濬源殿已行之禮矣上曰濬源殿本服色如何
乎賤臣曰濬源殿本即國初圖寫而間經事故移摸
南殿本奉之舊本改粧横奉之舊本則法服與南殿
慶基殿同色新本則紅色龍袍矣上曰龍袍内綠色
衣何服乎古之衣制以綠爲領耶賤臣曰古制氅衣

多以綠色製之非但帝王家也大臣勲臣之服亦多有綠雲緞氅衣矣炳學曰綠是氅衣而其上白色即領也淳穆曰近来亦有綠色上衣臣等之所目覩也上諳第二室教曰古之鞾者以白皮為之乎賤臣曰古者黑團領着黑皮靴時服着白皮靴至正廟朝皆以黑皮靴定式故儀註尚以黑皮鞾云云若良以是也上諳第三室教曰紗帽之髙何為太低乎賤臣曰古之制如是而中古漸髙矣炳學曰近来漸復低矣上諳第四室教曰章服之領至肅廟朝漸濶矣炳學曰袖廣亦随以長矣上諳第五室教曰綠色氅衣亦

在於此室矣詣第六室奉審時賤臣曰純廟在宥時
臣等仰瞻天顏而影幀圖寫洽爲七分矣炳學曰臣
幼時童蒙入侍也獲覩一堂三聖之節儉爲德八路
蒼生無一不被其澤矣淳穆曰臣亦參童蒙入侍見
儉德出尋常萬萬而聖德神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賤臣曰純祖三十年深仁厚澤浹人肌髓尚有於乎
不忘之恍矣

太廟舊玉冊

余簪筆陪憲廟入太廟上奉審冊寶邵亭金公永爵
以廟官進上詢丙子以前冊寶永爵奉仁宗室舊玉

冊一片宣祖室玉寶缺損者一顆前對上又詢㝡久竹冊永爵對以顯宗室上甚奬許之教曰如某咒識尚屈下僚爲朝廷惜也

冊寶入廟時鼓吹儀

凡冊寶之入廟內也不得鼓吹㕔尊也壬申太祖太宗延上尊號冊寶入廟時鼓吹導前罕例也永寧殿各室故果行之

神德王后私第

谷山府治東五里雲中坊有淵曰龍淵神德王后微時泛楊葉處也一名大蘚溪洞口一石狀若升龍曰

龍峯正宗己未審求私第舊基御撰文立碑臣洪良浩書也使康姓人守護余嘗見於本邑志

咸興本宮御物

太祖大王征伐四方所御黑紗笠一銀頂各一孔雀羽四角弓一長七尺絲弦具黑漆皮俰羽箭十三長六尺鐵鏃具黃漆皮俰殿北有古松三株掛弓處也今存一在前庭在後者爲倭奴所斫血迸射已枯有劒痕原筆記未及盡錄故追詳之

濬源殿古蹟

正宗戊戌修改濬源殿移安日名大臣見古蹟有三

樻子奉安者二樻即皇朝御製御筆及賜與之物也
一樻即我朝列聖御筆及遺跡也次第開緘就見樻
中一寶匣乃皇朝所賜玉寶一袱裹乃皇朝所賜蟒
龍衣其餘三四袱裹乃御製御筆也上曰此玉寶及
蟒龍衣即傳來寶藏之物而蟒衣年久猶不渝色亦
異矣憲廟朝移安時臣等陪見古蹟於移安廳猶未
能詳後考見先輩文字始知蟒衣覲先王之語

崇陵癸巳御書

肅宗癸巳英廟在邸以獻官齋宿香大廳後癸巳御
書曰昔癸巳年來宿六字安奉于廳壁肅宗癸巳題

今甲子一百五十年臣以徽陵酌獻禮攝行赴東陵
仰瞻寶墨而京司多有英廟御筆皆以憶昔爲題
英廟御製文集
英廟朝設纂輯廳開刊御製有一傳教則輒付剞劂
該堂上持印板入侍在位五十四年之間至九千九
百卷乃教曰何必成數仍置之此爲養性軒集
命書豶經
正廟朝命曹允亨黃雲祖書進豶經如綱目例梓本
行于世余見成青城集曰正廟丁巳臣緯臣鍾永俱
以布衣與臣大中猥叨春秋援綱目例大書經文小

書左氏傳文之命閱月編摩止林榮之册三本未見

付梓

純祖沖年御書

正宗癸丑洪文穆樂游以翰林入侍純祖四歲書下

太平二字乙卯碩齋尹文獻行恁直西清純祖六歲

灑翰作八千歲九五福六字賜公錦贉金籤之飾尚

留龍騰鳳翥之氣吉金貞石政須今日也乾文有時

而蝕公不世恩遇不泯於千載之下余曾從洪尹兩

公家一再寶玩亦與榮也

慈宮進豐

正廟戊戌召三公九卿三司長官敎曰予有下詢者
故今日特召卿等矣日月迅駛先大王祔禮不遠將
進冊寶於東朝矣自不覺欣感之交集而獨於慈宮
無一字上號情禮俱缺雖以前史觀之皇子公主旣
有錫號之規且我朝亦多有可據之例以此以彼旣
無貳尊之嫌又無壓尊之事擧縟典進美號爲可巳
乎卿等其陳所見諸大臣以次仰陳右議政徐命善
曰以先朝言之順康昭寧有已例矣諸臣皆無異議
遂進惠慶宮號曰孝康癸卯加上曰慈禧甲辰加上
曰貞宣乙卯加上曰徽穆余以閟宮提調詳見儀軌

編錄中

丁亥請上尊號

純祖丁亥七月二十四日元孫誕彌之第七日陳賀
仁政殿是時王世子率文武百官庭請上尊號于兩
殿日至三而啓凡五上屢批讓抑竟下勉循之音上
淵德顯道景仁純禧妃上明敬是年鄙製箋曰
本朝羣臣賀上號進爵元孫誕生至今四十六年事
宛如昨日也

南壇祭官

南壇卽郊祭也我國祭風雲雷雨之初故殺其禮祭

官從二品為之亞終以正三品及堂下準職人後初獻官改以一品亞終獻仍舊其議不一

宮廟祝文誤音

宗廟祝文藏字本音薦而每讀以奠習以為常憲宗朝親祭時諸大祝議論不一有一人曰五百年以奠讀券仍舊可矣畢竟皆以奠音讀之而後余以禮儀使舉行見諸大祝或薦或奠其音不同及欠誠敬此不可不釐正者也

景慕宮舉動提調來待之始

廟社殿宮舉動都提調初無入參之例正廟朝歲謁

命宗廟都提調來待於冊寶奉審時已爲傳于政院曰此後景慕宮動駕時都提調提調來待自後廟謁提調之參爲例

景慕宮終獻樂作釐正

戊子翼宗攝行景慕宮夏享時於神門外肄樂習禮敎曰終獻禮辭初禮樂奏無止作之節何也近侍對曰正廟時以慈宮享事禮成間不就寢爲㒵命終獻辭初樂合奏之以促其時刻所以至今合奏矣是日特令釐正

磬聲之辨

翼廟於景慕宮享祀時問本宮磬聲不及太廟磬亦有優劣耶知申申綿對曰廟庭宏暢故磬聲悠揚宮庭褊少故磬聲砰砰地勢使然恐非磬之有優劣也盖申公嫻於音律能倉卒辨對如是

畫角聲

譙樓畫角聲相傳爲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聲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詵見海鹽錢琦所著語測東國所傳難又難兮難又難人間萬事摠難難創業惟難守成難爲君難又爲臣難

琴書齋扁

正廟己亥申公綽年繞十一賜對琴書室面試詩筆

恩褒鄭重後憲廟朝應旨寫進琴書齋扁甚不偶也

龍九子

辛未冬講叅斯章衍奏龍九子鳳九雛之說及直藥

院命掖屬下詢語在何書又詢九子之名乃奏所載

之書楷而工之聖學之必欲究其源欽仰也

潛龍池

京城里門內有潛龍池英廟幼時潛于此池後名之

池不大在人家中見之名實不相同

綏陵樹

哲宗乙卯綏陵遷奉於東陵局內先臣以雲監提調章相地官封標一巨樹在其前公命役夫伐去景陵見如咫尺諸堂舉皆異之樹之伐非有意而既伐之後兩陵相對象設如可相接此神理人情之所同然也每當奉審輒思是日之事自不無梧雲之感也

丁巳風灾

哲宗丁巳夏有風自東北起所過處大木斯拔頃刻間展布也似到東峽幾百里是年八月有純元王后喪昇遐之夕大雷電甲午純祖大王昇遐之日亦有

大雷與此日同

至尊之稱

臣稱君為至尊吳主肖壇謂子孫吳之世據三國志周瑜病疏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魯肅謂權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後世作恒用文字

寡人之稱

春秋戰國時諸侯王皆稱寡人至漢猶然如漢王為義帝發喪遣使告諸侯曰寡人親為發喪稱寡人之始也禮記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自稱曰寡人謙

辭也

先拜禀

百官行禮公故每有先拜禀即侍衛諸臣出宮前先入內庭行禮之謂也每每除之登極後或有一二次行之余於憲廟兩朝見之近日不絫侍衛班故不知行與不行矣

中嚴外辦之始

上出宮時有初嚴二嚴大嚴座則間有中嚴而三嚴後有外辦禀宋時刱之也唐書禮樂志皇帝親征中嚴其日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侍列于

前肅宗入為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
又曰日未明四刻搥一鼓為一嚴二刻搥二鼓為再
嚴一刻搥三鼓為三嚴宋王禹偁南郊大禮詩曰彩
城殘月帶微霜啟奏中嚴夜未央以王禹偁詩見之
中嚴在三嚴之前無疑也

書房色司謁

掖屬中司謁有書房色進排殿座之具書硯筆墨糊
紙等屬大內終日呼之者乃書房色而多呼為西班
色非也

珮玉匣

朝服即祭時服也舊官不得着金冠別有祭官而多濫着金冠正廟禁之曰可具之玉不珮當禁之冠着之初朝紳珮玉無匣與自上所珮玉或交結爲未安中古皆以紗作匣珮玉之有匣非古制也

內府書案

憲廟嘗命姜彝五造一書案大可展唐板書一卷上有蓋若環盤之輪轉朝夕對之賤臣不知幾遭侍案頭矣己酉後二十年此物流落在山寺適與余遇遂厚價買置余度以寓羹墻之慕

松都行幸謁聖

英宗庚申幸松京回鑾時謁聖于本府成均館設庭試仍爲放榜後援以爲例

見大臣下馬

當宁戊辰行幸回路鄭元容郊迎上下馬問其筋力禮遇大臣莫盛於今日也

寧遠伯畫像

寧遠伯祀孫居江華甲子黃山金公逌根奉來其畫像諸公瞻拜更爲移模還送奉本家服色真紅袍白玉帶烏帽如新息所着幞頭近宋制也厥像白晳媚嫵非凡相也

初拜相執心之難

趙心庵言於余曰拜相初也心界難定有若生病且見閒司漫職之出於朝紙者亦皆新奇挨至三四年則便忘多少商量余今消磨十年光陰益覺此言之信也

公之稱

白虎通公者謂三公及二王後也柳子厚房公銘亦謂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稱公此皆以爵位稱者也陪臣之稱公濫也而凡人墓道儒士處士之稱公尤非也彼此相呼亦稱公

戰國策毛遂所謂公等碌碌晉書樂志論公莫舞誼所謂古人相呼曰公是也方外亦有稱公者如遠公支公之類是也有孫呼祖為公者呂氏春秋孔子謂弟子曰子之公有恙乎次及其父母是祖之稱公其來最古

五日一朝之始

五日一朝每稱用裴度故事其實非也漢書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入朝此禮實自孔光始王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唐

李請以疾三兩日一至朝堂姚崇年老玄宗命五日
一朝此皆裴度之前後鄭覃杜佑亦並五日一朝宋
史王旦呂夷簡王隨何執中一月止六參起居東國
一月六參之例昉於漢唐宋故事也

乞休疏難於措辭

金游觀常言曰致仕得就非不難矣而疏章之措辭
尤難對余甚悶之曰南金陵至數十次未滿十行余
每於草疏必思公言壬申十一疏石坡公下書曰年
年製疏其語縛縛有裕可謂文章也

都提調廳巡綽牌

軍門都提調時或權察大將則用巡綽牌他營皆因循廢閤若有用時大將所牌紙裹着署甚苟艱也獨禁衛營別有此牌其中有都巡牌大如椀此大將所之所無而雖無時可以摘奸又名摘奸牌

文衡傳硯詩

文衡新圈人於主圈人有師生之誼每有傳硯詩吳西坡道一用空門語即如衣鉢之傳也金頳樵傳硯於朴瓛堂亦用空門語示余余曰此西坡故事也

楓皐疏薦文衡人

楓皐疏曰今番被圈之數並臣新舊共五人臣請歷

陳臣與四人之實試垂照焉臣之蔑裂衺謬即姑捨無論如朴宗薰之咀擬英華不失規度臣不及也洪奭周之博學強記應用不窮臣不及也徐有榘之力追古轍至老靡休臣不及也申在植之經綸經史主於從順臣不及也此皆今日之良才而捨之不顧最下如臣乃使掩而過之未審昭代之文治何由而成四方之文風何由而振也

耆老所

靈壽閣修改時戶禮堂郎進參雖未七十人肅拜擧行例也古傳因公肅拜者更不得肅拜於此謂壽不

及七十也希谷相公以户判經是後嘆息而歸果如其說自後人多避之有事則只遣郎官堂上惟書進字而已噫壽限安有係於此也人之忌避可笑也在昔英廟入耆社時百官隨而行禮近來翼廟在春邸歷臨亦有侍從之臣其班次中後躋耆耊者豈盡可數也哉

儵堂拿處

金海石爲時相行次對儵堂無幾人入參公請拿處則諸宰是非紛起曰公故未參罷職可也何可使士大夫微事對吏乎公恤然曰諸宰之所帶提調並汰

故如是古之重名檢輕爵祿可見也甲子余與心庵登對心庵奏倫堂之進叅稀少簾教一併減下余欲引故事匡救以首相之無言止之至今愧恨

仕宦最久

明尚書胡濙歷事六朝垂六十年王恕五十餘年英國公張輔之子懋嗣公爵六十六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劉琉五十餘年郭鋐五十年本朝立朝七十餘年惟鄭相元容一人而已歷代所未見也

大夫之稱

大夫本秦漢時士人之通稱漢書高祖紀呂公從沛

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按沛中豪傑吏不過鄉豪及健吏之類而通謂之大夫蓋秦制賜民爵有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諸稱漢書註五大夫第九爵也七大夫第七爵也大夫第五爵也度其時民之有此爵者人即以其爵呼之遂爲尊奉之呼東國之制六品是通德郎而未經郎階陞六則即爲大夫非也

官職與前代異同

翰林之名本於楊子雲長楊賦所謂子墨客卿問於

翰林主人蓋謂文學之林東國檢閱是也學士之名其來最久裴松之三國志註正始中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曹魏時已有學士之稱也東國提學是也侍讀侍講修撰編檢石林燕語謂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楊徽之爲之侍講邢昺爲之王阮亭香祖筆記引爲之始東國玉堂是也唐時不必皆由進士出身庶吉士明初始然不僅作翰林院官選進士在翰林院反承敕監近侍者似東國假注書也明時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殿閣大學士起于唐舊唐書李適傳中宗景龍二年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以李嶠宗楚

客趙彥昭帝嗣立爲之此大學士之始也東國大提學是也中書舍人其始甚微孫資旣老致仕齊王芳特爲置舍人官騎是本供中書監令之後使者也與東國中書舍人有異也祭酒非官名同輩之長曰祭酒蓋飲食聚會必推長者先祭胡廣曰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而祭亦有先也東國成均之職其實相同也監司非古之刺史范文正公爲人作墓誌以轉運使爲刺史尹師魯言其誤卽改之令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明時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爲之東國以監司

謂刺史為習眼未敀其品也兵馬司起于元世祖捕盜職也吏部制籤行於孫丕揚萬曆法也

授官表讓

古人授官例有讓表劉寔云唐虞禹讓稷契皋陶之遺意文心雕龍曰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讓清朝之制凡三品以上遷官者但有謝摺無僞為辭讓之事於以見朝廷尊嚴風氣敦實東國惡所辭之職三公文衡則三讓吏户兵曹判書吏曹叅判叅議兩舘提學大司成閣臣監司留守及進階一二品者只一讓而已

貼黃

中州刑部本督撫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箚幅繁多節其略别爲一幅貼於本後所以便觀覽也崇禎中輔臣李國𣡡奏倣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唐有貼黃之制乃詔勅所用有所更改亦以黃紙貼之謂之貼黃宋奏劄皆白紙而意有未盡亦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司馬温公蘇東坡集一跡後至十數條貼黃清國但摘取跡中要緊語貼于後宋貼黃主乎詳清貼黃主乎簡今則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爲何語東國啓達文書若有改之者則貼

黄稟之疏奏亦有別貼黄古者盛行而今則無之以
余所經徐文貞俊輔疏一見之

行香

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廟行香按行香之名
起于六朝東國望闕禮是也中國各忌日皆行之東
國只行聖誕日奉命使臣亦然

名帖

以紙通名謂之拜帖劉馮事始云古昔削木以書姓
名故謂之刺後世以紙書謂之名帖漢初猶謂之謁
史記酈生踵門上謁漢唐以後皆行名帖朋友相尋

亦有之明清尤盛行東國卿大夫只用於潭府餘不行非古法也

笞臀

漢文除肉刑以笞代劓刖後以笞數多反多死乃遞減笞數又定箠令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唐創杖架杗以木索並用夾兩股謂之夾幫東國初刑杖無定數平度公朴訔奏定三十度爲一次定侤限其後大昌云國忌日不決因唐制也孕婦緩刑北史崔浩定之東國亦遵而行之

定棍制

古制用棍於軍旅無定制正廟丁酉命相臣將臣刑官捕將定其制曰年少將臣忽頭傷人可慮長廣尺數厚薄及杖數議定無過十五度限死嚴棍三十度因撰欽恤典則

戒石銘

郡縣廳事定南有亭書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謂之戒石銘黃庭堅所書而實則始頒於宋太宗所書者也歐陽公集古錄云起於唐明皇令浙中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此不知起於何人我國英宗大王寶

齡八十一歲書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八字刻揭八道各邑俾常目在之此宋宗之戒石也余與洪祁堂以是奏於庚午講筵而世說所載訟堂清慎勤三字之揭未及奏之

官府乘轎

明初三品以上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馬武官勲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賜轎然後嘉隆以來南京無大小皆乘輿惟有兩人四人之分肩輿宋史李嚴爲周太祖相以病乞致仕周祖不許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然則宰相

及大臣乘肩輿蓋自唐初有特恩賜者其後自相沿倣遂為常制也近年東使入燕時乘四人轎後人責其濫乘兩人轎者不問繩轎亦古制也余見東華門內栢後以閣老乘紅肩輿前道寸禮部燈似是皇賜也

朝臣呵引張傘

正廟朝以朝臣呵引張傘之制收議金忠翼尚喆徐文忠命善皆以時相獻議有引則有傘無引則無傘著為式令上甲子後於禁中惟正一品張傘事下教闕外則一如古制

按月分俸

南史阮長之傳宋以前郡邑官田祿以芒種爲斷芒種前去官者則一年祿悉歸後人至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是按月分俸自宋元嘉末始也東國初制四等排祿壬辰後以奴料每朔二十五日頒給即開月預受也甲子後當月初一日定式惟十二月晦預借正月祿

致仕官給俸

致仕官給俸之例起於漢平帝詔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終身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祿歸老張歐請免

以上大夫祿罷之盖優老之典也東國大臣有月致之規臨時度支稟定多少餘受九品祿

幕府之始

漢書李廣傳幕府省文書註晉灼曰莫大也衛青征匈奴絶大莫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府故曰幕府莫府之名始此師古曰此説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者道用耳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衛青始有其號也東國以佐幕人爲幕府以帳幕觀之主帥獨不爲幕府乎故事之襲用類皆如是

外命婦儀

梧川公一日命其子曰爾之母親闕祭某家婚禮爾其備儀送之乃具六人轎擭引陪從者甚盛夫人着蓋頭唐衣此不過百年間事也自後此例漸廢非但器具之難辦實出入之頻數故也

仙源後裔不吸草

仙源先生江都殉節後其後孫不吸煙茶至均字行始吸之噫東國吸草之弊可勝道哉老少俱癖莫能禁止獨先生後裔固守十世不近一團草可見其家法之嚴而亦可知操行之篤也

牛溪墓下馬石

蔡樊巖過坡州牛溪先生墓必下馬曰我少時陪英廟幸松京也見君王亦爲之式安得不下馬後金翼憲履素爲畿伯置下馬石

華城築室

華城經始之初正廟命諸臣築室申公大升及徐公有鄰蔡公濟恭室先成王御得中亭指點問名使以輕輿從田間小徑巡覽爲時申公之子綿在室中不覺紅繖已臨於簷前蒼黃伏地上曰此爾家所築乎對曰然上曰爾隨後入得中亭觀射可乎是日御覲

神乃俯飫天饌及退夜已二鼓矣

敕使見地方官下馬

余在灣府也敕使瑞常和色本還渡江時余告辭於江頭兩敕皆下馬拱手揖別敕使之下馬話別灣上初有也後連有通信聞兩敕沒於南匪之後云瑞常號芝生書贈四時香館和色本號勿齋書贈橋山意園扁字

棘圍

貢院四圍重墻皆插棘所以杜傳遞出入之弊五代史和凝傳進士多喧嘩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

棘凝知貢舉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則設棘乃放榜時防士子喧噪耳東國棘圍之設有名無實惟三南以棘圍之遠省舉人給驛馬開寶年間雲貴四川人給之清亦遵行東國惟深北及濟州許之

讀券官

清國廷試進士例點大臣為讀券官令對策進呈後皆上親閱不煩大臣讀也古時則實於御前跪讀宋史王洙最善讀仁宗每試舉人經洙讀者多在高選舉子納券必曰得王楚陞讀之幸也東國親臨試有讀券官而不讀券試券使對讀官讀券於御前非也

吉意則不御者時讀券官替而行之是王文命官之稱而對讀官助讀券官者也

殿試彌封另謄

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上親閱春問對讀官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對讀官李浩曰臣讀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視之果然是宋時殿試亦彌封另謄進呈也宋史常安民傳安民試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此盖禮部試非廷試也東國封彌之法尚在另謄即易書也純祖丙

戌後以所貴之多此法革

到記科準的

尹公命圭工於功令文字小成後大言曰我無過五到記可爲及第至三到記入賞格第四居二第五擢魁古之主試有識鑑故士子之準的能如是也

朝臣禮葬

文蔭武正二品以上本有禮葬壬辰後權減故卒逝單子懸註而入惟一品有遣基軍價兵曹九十名代錢九十兩惠廳九十石雖未經判義禁皆給之大臣禮葬不受則有從優輸送之例大臣國舅儀賓遭艱

度支別賻儀造墓軍兵曹惠廳各六十名沿路護喪

墓閣設遮帳皆以儲置米會減

兼判義禁

帶知義禁人陞一品則單付兼判義禁蓋別設也後

判義禁有闕則陞付而無兼字余之所見惟權彝齋

一人也

院隷呼望

院規呼脾望皆呼名而承旨先生不呼名文臣皆經

承旨而武臣雖大將未經承旨則呼之惟陞資正卿

則不呼姓規未知如何也

篠齋勿問院隸

篠齋徐公名淇修以曾經翰注起廢純祖乙酉為文學謝恩日院隸誤高聲賛名老吏請罪之公笑曰誰知我二十年前翰注先生其勿問院例注書實官先生院隸不得呼名字而公見其誤不責之可見其量之優也

東闕殿額書寫人賞典

甲午營建別單書寫人賜鹿皮紫霞見石崖戲言今番賞典我比諸公應消得十領鹿皮石崖曰何以故紫霞曰記昔先朝宰臣有權祿蔭官有丁一元者合

丁姓名三字當不得權一姓字之半時人嘲誚以爲口實今諸公㬰書諸殿閣比我書歡慶二字繁簡相懸而一例受一領皮不幾近於權丁之誚耶石崖大笑曰余則以奴婢失麂皮向我勿爲此言也盖賞典之法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受故石崖之言如此云

玉堂故事

俗言玉堂舊有宋宣和御畫鷹立軸館中人偶一押玩則能致災害其驗立至館吏戒勿犯觸年久閉而不敢開余昔在館一日毅然展視非宣和御迹乃呂紀翎毛並非鷹也是日諸學士或有慮以俗忌者竟

然無所驗余甚笑其傳言之誕也館中鶴舊例學士
上直飼其餘食若值空館飼在御苑閒因飛去吏不
代畜云又有怪石一對並菖蒲繞身長青年壽不知
紀亦館中之奇物也按李平泉羲甲廠久鎖見此簇
正廟聞之即遞之以寶故事之聖意也李公喜而出
未及闕門復爲之直事如故造化在上天非人力所
可存偉望也

玉堂差除

古規玉堂有闕則政院即啓開政差代英廟朝夜中
有闕翌朝請政趙豊原以時相罪在院承旨曰列聖

朝玉堂差出之政政官每留門入來近則罕見云云
其成就聖學之所重如此也

太學銀盃

正宗戊午試太學生宣饌賜以銀盃篆其腹曰我有
嘉賓命大司成李晩秀銘其背藏之太學近侍之臣
入庭諸生詩以颺之國朝故事太宗賜青花盞成宗
宣法醞賜盡鐏盡鍾失於兵孝宗降御札賜銀盃一
雙續舊典不知戊午盃尚在寶藏也

千牛不簡嫡庶表

惄室

褚遂良表曰臣聞主祭祀之胄必資於嫡長權文武

之材無限於正庶故知求賢之務有異於承家前王
制禮緣情斯極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
頽弊嫡待庶而若奴妻遇妾而如婢廢情虧禮轉相
因習搆怨於室取笑於朝莫能自悛死而無悔降及
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罕睢鳩之德同牝鷄之晨嚴
禁庶子不得入侍自始及末怨曠未弭聖朝御治深
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正自茲二紀多士如林今
者簡千牛舍人方此為制臣竊思審於理未安何者
毋以子貴子不緣毋也今以毋非正室便言子無夷
仕則趙衰孕於越婢遂集產於胡嫗田文枚皐皆妾

子也文則播美於強齊阜則有聲於隆漢未聞前載
有所間然此類甚多備存史册今反棄古實從近事
以妬忌之政施明敭之日非徒英雋交屈固亦競端
斯始王者設教務慎其源源流一開為弊必甚倘側
室之子負才而不用君棄於上家輕於下忠孝不展
友愛無施如此等人豈不怨憤至於昨來檢括麤人
公孫武遠及崔仁師等兒多是嫡子故知善惡由乎
積習邪正寧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伏願更量
可否述遵昔制不使側室之胄有高才而被屈正妻
之子雖至愚而獲用則分鏕諍訟無因發矣前選已

了不可更追乃令補闕猶得詳審按此表出於唐史嫡庶之分甚於唐之諸大家可知也東方古無此別中古見枳令雖疏通承宣佐貳並皆許之猶不免方分之嫌至有椒林之稱未知起於何時而椒者孽之謂也作為尊大之稱尤為悲夫

庶類疏請序齒

正廟朝庶類疏請序齒太學諸生不肯許之大臣以為前後聖教每軫疏通之政內而官職之制外而校院之任參量酌定俾有實效令於序齒一事獨為靳持則有非仰體聖意之道許多庶儒似不無抑鬱之

心臣意則許之無妨矣上從之至今遵行爲國朝美法

庶類疏通收議

純祖朝以庶孽通淸事因萬人疏收議楓皐金公疏曰庶類枳塞不惟歷代萬國之所未有卽亦國初之未嘗然曰語其始請枳塞之由則不過庸碌無識之人挾憾報復之計語其後議疏通之擧則非東方之大賢皆不世之名臣碩輔塞與通之間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待辨而可知者矣且人之貴賤窮達皆有生以後之事而至於此人則其身未生而已賤其命未

賦而已窮豈天地生物之理固若是耶至若爲子弟而不敢稱父兄爲血屬而不得承系序尤天下古今非常反經之事而習俗之久迷不知悟無他枳塞之故也重仕官輕人倫又豈人心之所安亦法典之毆使然耳今若枳塞一開則父兄之稱系序之承恐不煩朝家之約束人倫自正天理自明而庶類亦知所自勉於是乎隨其族姓之舉否人品之優劣斟酌用舍則在國家可以無遺才之歎在庶類可以解抱冤之苦矣愚淺之見竊謂疏通實合於明天理正人倫盡賢才之道矣公之此議頃刻遍滿一國謂之以長

安紙價貴亦非過語也

崋山之族

白沙先生側室吳氏贊成讜庶孫玉山李瑀之外孫也納于先生大有功墓銘李白軒撰之其後孫居抱川崋山甚多鰲恩君使之勿書庶字後或書賤字孝貞公禁之又或以下字書之余議于宗中并與下字而去之

玉河館卒

甲子余以別迎慰使出弘濟院勑行中一卒向前叩頭余驚怪之象譯中與余同往燕京者曰此是玉河

館守門卒也其卒曰中國仕宦翰林八十九年間不得入閣而大人回還纔二十年已爲入閣甚壯矣東國仕路之速亦推以知之也

金醫責吏吏

金時中兒醫有名人也屢典州縣品亦不早一日來謁於先王考時適有客數某宰家某姓名金叱曰汝以下賤於宰相之前斥呼宰相名罪當何居客怔之曰君以我爲何如人耶金醉眼朦朧曰爾是吏吏也吾絶憎吏輩之恣放於卿宰家也客笑曰君言果是吾非吏吏也金始摧謝王考饋以酒歎惜不已金之

祖先皆余家舊人而金自兒時長於余家者爲人踈放善飲酒賦詩畫墨竹能入神人罕見之

洪尚書居官

洪公耆夔屢典州郡善居官平生不與上官相較又不辭狀曰吾真欲決去就則已何必覼嶆苟外面作無謂之事乎公之此舉人則視若尋常其實則內剛也居官者不可不知

婷婷公主

陳其年塡詞有贈孫似愷李廣一闋朝鮮采風集中載婷婷公主詩一段盖月山大君諱婷故采風集誤

作婷婷遂轉訛為婷婷公主也此與鄭夾漈通志汝南公主墓誌誤載以狄道人墓誌者頗相類耳

尃羅道

余長喉院有漂人出来啓本全羅道之全字書以尃字諸議皆以為誤書欲問倘道臣余曰道名豈有誤書取見咨文則果以尃字書之我國啓本只謄咨者故如是書之遂勿問

雜術不勝正氣

某縣有雜術人鎮校捕而縛之不見人止縛木石後有人語鎮校曰某在彼胡不捉校以力不及荅其人

曰與我偕至則綑縛不得脫其指示者所學正而邪
不能逃也澤堂之言亡家之事非一而好雜術者必
亡家也斯之謂也

紫霞知南金陵

南金陵在亞卿時紫霞申公與楓皐公談次偶及金
陵相法真玉色正金聲心畫有明宣際古氣必位極
人臣年躋上壽非餘人可及也及金陵位上相入耆
社楓皐公屢嘆其有先見也余少時謁金陵齠顏野
服真神仙中人也

李希谷嘗指示盆松于埕地者曰松樹子已楚楚可愛幾何不棟梁用乎此雖尋常微言可見成家氣象後生之言語間必從渾厚邊也

閔門百歲老夫人

閔公魯行雅顏慈母七十九製其子花甲衣老綠朝衫暗綠氅衣壽九十餘而卒稱為百歲老人余先考聞而貴之問名其孫薦拜寢郎

六橋唐癖

李六橋祖默癖於唐與翁星原最善每鄰行辱往薄来至有蘭亭蝇十龍裂出送之事而極矣星原願見六

橋而不得六橋圖其像送之復顯見全體乃琢石成形付之象譯象譯輩受厚資至遼東市棄之因而家庭日絀晚年無家僦居一房猶有法華經一帙在其傍凡好事者多而至於蕩析過矣此所謂猴叔教慎勿學也

聽琴大歸

楓石太史八十二疾革使侍者彈琴于側曲闋而終此至人忘形尸解之一事也余覽公家狀及於此未嘗不茫然歎息凡軒駟鳴珂歛緼躡屩其歸也一也公以平日蓄儲發於大歸之時聽琴怡然無怛化色

非庸人可跂也

李侍卿夢

李公維謙字侍卿昔有枳甲午上元夜夢一老人告曰且須耐到一望豈料乙未上元日家有赦典始驗其夢侍卿又嘗有夢詩曰慈有餘清通佛耳花無不發見天心古人詩云萬事總前定浮生空自忙此之謂也

夢記葬親

余於丙寅蟄在鄉廬余舊幕李君明植死未終喪夢見余請葬其母覺而異之未移時其母之訃書至乃

厚給奘資嚏憶夢適然而其母死實也李君精魄能使人感於夢如是耶實未可知也

夢中作偈

海道人夢作禪偈只記一點青山雲外雲夢中夢儘禪語也若曰一點點青山青雲外雲夢中夢如何也道人又夢得一聯曰不是惺不不是夢也無偈也也無詩大似青蓮舌底口氣夫是夢也緣起於鏡花因想於山雲而非偈非詩漸臻禪理難去荅來成一話頭古祖師木犀香柏樹子又無以過之誰知十丈狂塵內有此清淨道場者重公案不可無述

徐石史移家

徐石史德井家在榮城之寶蓮山下前後凡移家七十二處三十年不赴舉常曰使我有試紙債一百錢足以醉五十盃濁酒有湖海周旋錄楓翁詩最多

槖駞橋長明燈

高麗人詩曰天壽門前柳絮飛一壺誰得故人歸眼穿落日長亭晚多少行人近覺非天壽寺在槖駞橋之東爲麗時迎人送客之所故詩語如此也寺今燬猶有長明燈一座巋然在野田中耳

高麗侍中圃隱先生鄭文忠公夢周成仁之日公之錄事同公遇害今善竹橋有錄事碑俗稱泣碑者紀其事然史失名碑亦無徵此爲千古可恨延崧陽人從故家敗籠簽一蠹簡乃琢(?)金氏世譜嘉靖癸未開雕者譜有名曰慶祚官錄事從鄭文忠公遇害書之甚悉其父曰九菸懸朝侍中也崧之人士咸以譜爲惇史遂立一碑于舊碑傍

金堤萬頃沃野坪

余巡部湖南過金堤萬頃坪一望無際收利萬石落此所謂沃野坪之登劇人打令者也曾見海西南無

坪載寧安岳信川黃州鳳山文化長連并延褒幾百里比萬頃坪過之

㢤邱

鎭川邑治十里有㢤邱豊山洪氏先塋也耳溪滑居士張斗星秘記葬其親開張甚鉅㢤巖在後漢南大地也有㢤出游則子孫必有喜地理實未可究然有天理則地亦有理耶惑之者敗攻之者亦敗三才俱合然後始得之福人逢吉地者人和也

太華亭

故相具忠武仁垕賜第宅在里門內稱爲傑家有太

華亭即蓮堂也此爲長安之中以石標之後屢易主

百花堂

正廟䔍第於會賢洞賜鄭公東浚間架侈麗有百花堂於園中不過六七間而名傳一國至有百花堂之歌以今眼目見之不滿一閱也

盜詩圖

子梅王鴻中州人也到平原東門逸詩卷成盜詩圖徵詩於海內文士亦及吾東余曰今古王郞李博士綠林中有愛才情捨身風雅能如此勝我平生浪盜名又曰平原豪客無千古欲盜君詩補逸詩雪月芳

簷燈影閃文昌半夜一躔移

佛祖

梁武帝時達摩来自西土為初祖慧可為二祖僧璨為三祖道信為四祖弘忍為五祖慧能為六祖自中華五祖之下曹溪六祖為南宗神秀大師為北宗又達摩西来為禪宗初祖遞傳至弘忍為五祖自此而下分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為六祖北宗以神秀為六祖此是佛家語而既寓目故錄作考據之資東國初祖太古普愚為始也北漢有太古寺御碑

金剛經塔圖

塔七層俱有簷欄檻尾當皆以經字寫成此塔相傳是文殊大士所製梵僧自天竺携来在宋始勒于石今得孫蓮隱所弆明萬曆間陸宫保樹聲陳徵君繼儒等施刻董香光其昌所書本重摹刊施願共一切見聞隨喜普證菩提同到彼岸云此圖辛未望月寺居士牲月重刊者也余於中州天寧寺見寶塔以鐵鑄成又有塔圖長可十餘開刻華嚴經與金經圖同製也

世界

世界見首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為遷流界為方位

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界過去未來現在爲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猶淮南子云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也楊子雲太玄則謂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陸績云闔天地晝夜之稱闢謂開天地晝夜之稱近見洋人文書輒稱亞細亞此謂世界之稱云

三幕

冠岳在始興果川之界有三幕寺三韓古刹也新羅僧元曉姓薛義湘姓牙尹弼姓尹一母異父兄弟也分居冠岳元曉一幕今只墟義湘三幕尚存尹弼二

幕令念佛庵是也世謂之三聖山

無學峯

光熙門外有安靜寺簷下有香木一株形如羅雨露不及而茂盛若松廣之普照杖浮石之義湘杖衆谷義湘杖詩曰琢玉森森倚寺門僧言托錫化靈根杖頭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安靜樹不知來歷而其後峯曰無學峯無學大師登峯占國都此所謂杜尋到此者也

箕尹兼廚院官

肅廟朝殿試坼一試券具祖之職銜即平壤庶尹而

兼司饔院主簿上臨問之左右無以對南藥泉曰壬辰西巂時沿海守令皆兼是職南公之遣除始于此近來外道罪人之推治也道臣兼義禁之職後日見之與廚院官之一時權帶無異也

康熙九經

康熙皇帝命善書朝紳分寫九經鋟板傳為鴻寶趙心庵使名譯李尚迪購來李譯廣搜市肆及朝士家無有臨歸一人願賣券不帙而呼價七百銀李譯以不能辦告心庵嗟歎之曰七百銀常有而此書不常有文人之愛書如此余於年前得九經一帙宣紙漆

板襄潢極鮮必是中州古家物也

試體之嚴

憲宗辛丑花製朴荳溪主文御題山東父老扶杖聽詔而魁券聽字誤書以請字洪冠巖以讀券官言於朴公曰更覩書題朴公始知其誤雖置落考然瞪目視洪公其意不必摘發於合考之券也近則合考時侍衛之列舉皆圍立爭相可否非也

朴記注孝

朴公容壽大人壽躋大耋每峻責其子弟有不忍聞之教公輒和顏承順含笑仰對公為注書時使政院

軀史擄便輿院規非時任承史則不爲任使公乃絛
趁下庭親擄父輿院屬惶恐遂替擄之此事爲堂后
故事余於兒時慣聞公之孝也

嶺伯再任

俞文憲拓基再任嶺伯臨歸不欲䝨錢盡散營屬因
以爲例名爲遞等例下年次減之令爲萬餘兩各道
援用是例雖大小不均名邑則皆有之未準爪則用
半遞等例

完伯再任

凡官職之再任者必嫺於當官之事而䔧山李公再

任完伯具治大不如前人莊問之曰吾以善治得譽至於再任不欲更要其聲人咸服之余遊湖南察公前後事迹前則勵精圖治後則但修擧而已公之本意可知然得意之地勿再往者是歟

有將家風

丙寅洋擾李將臣景純於政府座以戎服請出戰其時議論携貳至謂之驍悍而此寔有將家氣者昔壬申西賊時巡撫使以李公堯憲啓差李將臣之祖得濟宿將也言於時相金公曰僕世將也今當用武之際何爲使我作守家老卒乎金公笑曰當今倚重者

公也都城有誰據當弓噫李將臣丙寅之舉寔由家庭遺風也

誤學史記

余幼時學史記於一伯強至楚懐王孫心句斆之曰楚懐王名孫心李濤叟仁默文章士也在座聞之大驚曰此何說也楚懐王之孫曰心何爲如是教之乎即使余就學于廣陵江上晁輩之初學不可不審也

文字相贈

聞於先輩好文字如日月之明人皆知光輝而至若中等人不可贈志趣異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而吾

之貫心處一切短之安有全篇一卷俱疵之理哉善
看病者隨處藥之此夫子之道也余於是三復之

秋潭三書

趙秋潭善鄉居自陶山移接清平川起清斯樓手鈔
古今書籍作三架烏絲闌頁立年號上架書古史中
架書東事下架書家乘是爲三書光陰已垂七十而
不倦着書之役也

文東湖

文東湖德教闡北理學之祖也與金清陰爲道義交
南藥泉閔老峰尹明齋諸公皆序其集蓋李松菴稱

為北關大儒而亦出於其門也朝家贈都承旨配享文會書院余欲奏加贈賜謚觧相職未果甚恨

風字碑

尹三山刻先山碑誤落一字不得已前面陷之若風字硯搖中刻大字甚有雅致後人爭相仿之仝石變其制老鐫工朴枝春言於余如是

五色泉

襄陽海水溢處石間有一小泉名曰五色泉泉上有小花樹其花五色故也其泉能療百病名於國中花樹則今無

朴將軍

白沙先生將竪定獻公神道碑募墓下人百餘名饋餙甓退之除山上大喧閙曰碑自立先生大驚怪問之則皆不知惟朴將軍者以體府軍官陪來告曰不必費許多人力俄已自竪之矣先生責曰若恃膂力不識尊敬之體决棍三度此說傳於家中

李貞翼用兵

兵不在多在人之調用所以古之良將將兵多少不一惟兵仙多多益善庸將之多兵反害無益不能運用如力弱而器大左之右之量與力俱不逮故也貞

翼李公浣鍊兵於露梁鼓而驅之兵入江中不敢出

近世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猝遇風而各自逃散其何

可臨敵而退之乎不可不先擇其材而後任之也

胡債

㭊胡與我人交券北胡亦與我人請帳統稱爲胡債

倭人之相關於我人者尤多㭊債至有出沓之時北

債每有鬧市之擧倭債或有出舘之撓倭則不見而

胡曾所經歷將啓邉釁其虞憂有不可勝言也

各道風俗

畿内非京非鄉其俗野湖西以鄉傚京其俗闇湖南

撓畿內染湖西其俗巧嶺南由真入僞其俗嗇關東窮而踈其俗鹵關北處東南之交其俗實且吝關西處繁華之地其俗多浮誇海西接畿湖之會其俗輭而美李文成約白沙先生與之同居卽石潭也余遍觀八路而惟關東稍疏也

魚箭

我國三面環海魚鹽之利勝於山澤而七山之衆漸不如古元山之時名存實無至若延平青魚雖曰一時之產遍國中與元山魚等咸豐以後唐船趁風下之節蟻附豐淵之界大船浮於中流小船之興販資

於大船我人乘其利非但賣魚而已百物皆入彼則

綑利而去散於柵濤間其價比我不甚相遠余二十

年前自東八站還熟知此事後在灣灣人貿魚於柵

市留海西間其海路去柵不遠乃斬巨僧三數人其

習稍息漸復如前蓋道光時無此弊咸豐之後法令

不能遠暨也近聞龍豊多設追捕武士此足啓邊釁

其防未可必也

保障之地

近京保障三處沁都南北漢而沁都築城後路失沮

洳之險且有洋船窺覘之慮但有兩山城而山城每

在陡絶之處傍通大路可以運糧井與池俱多然後稍可用之北漢山多磽确土無片畊實非久計之地南漢土稍厚水根頗遠東門外通大路足有運糧之道我知彼亦知之東門塞則南路隨以塞惟可通者西門于槖之畏何可計月而計歲乎此路南自水原通三南東抵楊根以通關東然南塞則東非資食之所此又非久計處猶勝於北漢之阨至於城餉到處楊然全無安不忘危之慮良非細故也

産穀

兵法先得地理者貴其通糧道也三南謂之穀産而

嶺則半歸於下納所餘不數然廷可當一道之出而大嶺阻其前巨浸橫其後海漕陸運非指日可準湖西雖曰便近生殖無多除卻全道人所食遺儲零瑣故京師所恃全靠於湖南湖南之路比嶺南半之較湖西稍遠有急則先發湖西使湖南繼之若欲徵於畿內則是龜背之刮狼狽必矣無如務盡積峙之方先用公穀次論私穀而令兩倉須祿不繼將焉謀蓄儲為哉

運穀

辛亥大浸關西告歉朝廷議賑令三南運穀余在湖

南當是役發糴穀於沿邊邑塗之以紙綑之以繩竭力運去至則賑事已畢發賣於大同江頭無故之湖南邊邑做歉道內隨以翔貴廟筭之運穀一事極詳審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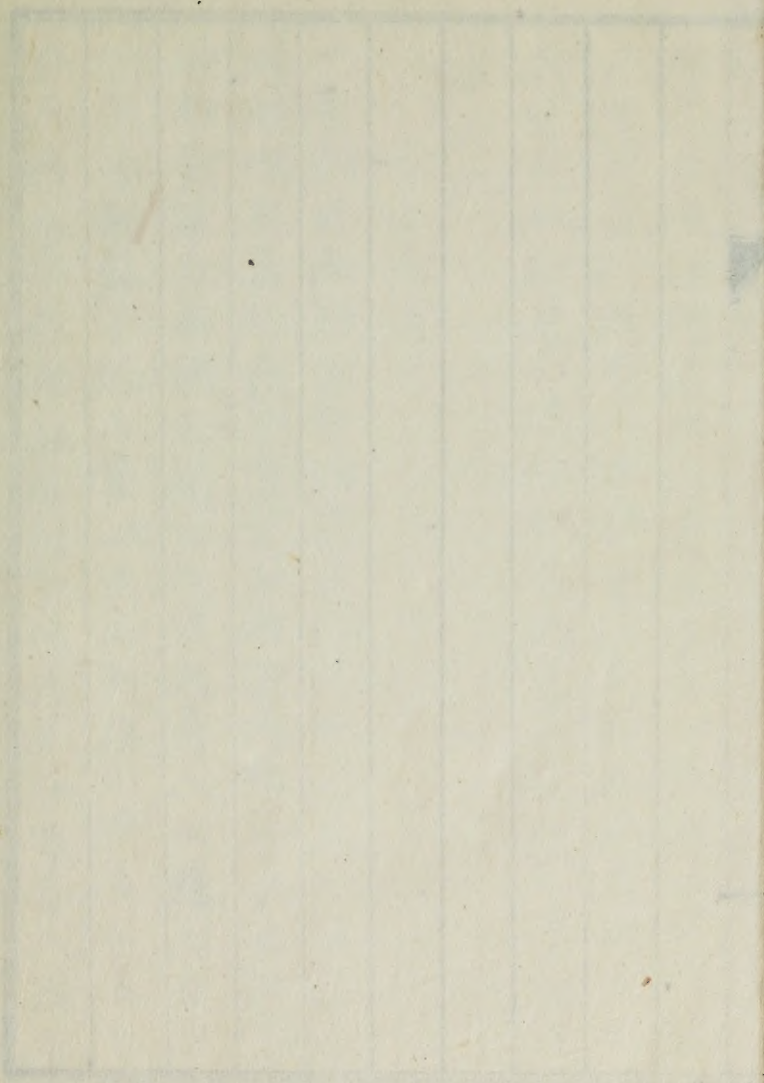
大臣救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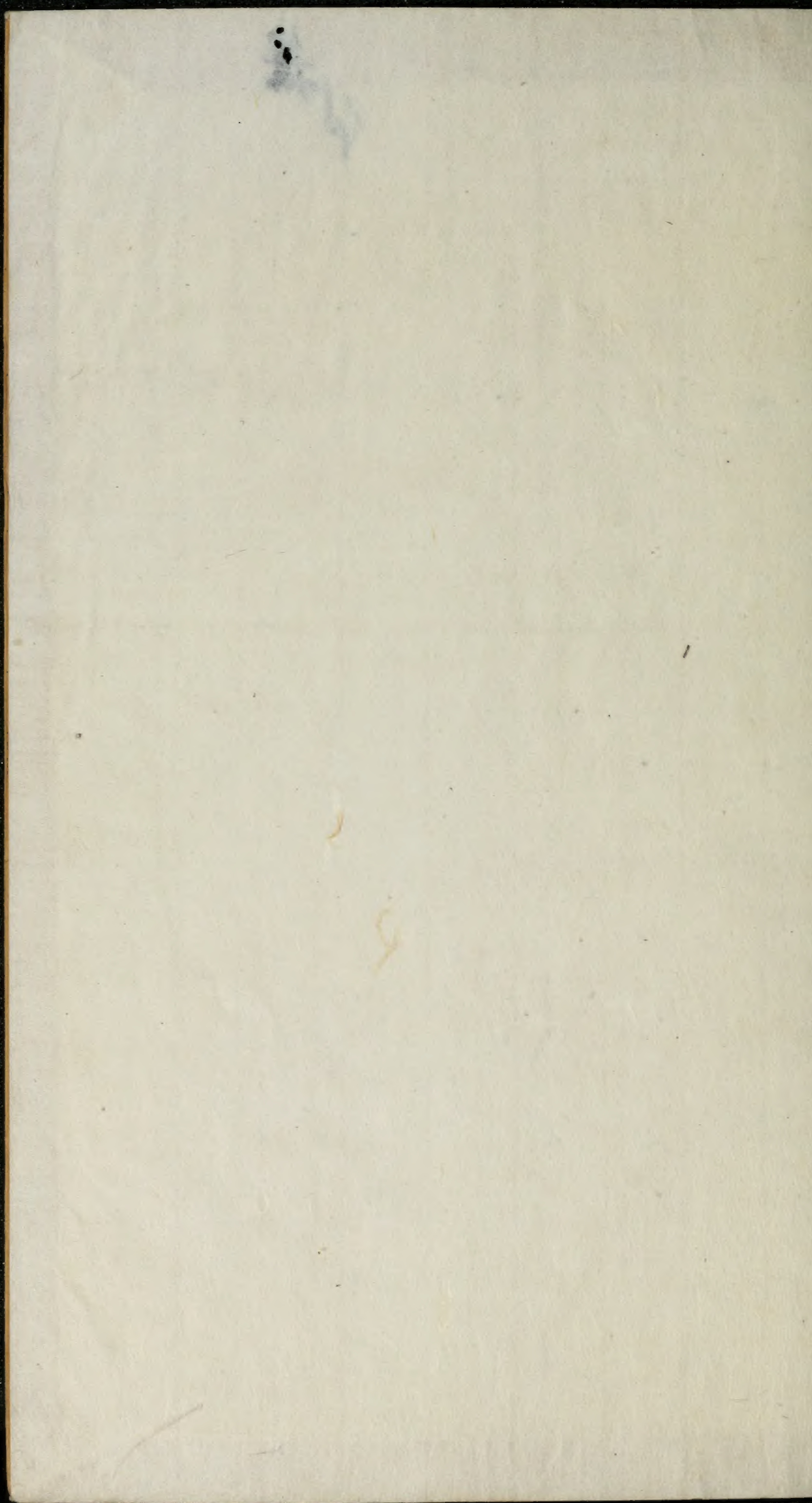
政府救日食三四宰俱是老病將變通南金陵時適獨相聞而自赴曰豈以吾占便遞兩僚堂乎大臣之救日食罕有而時論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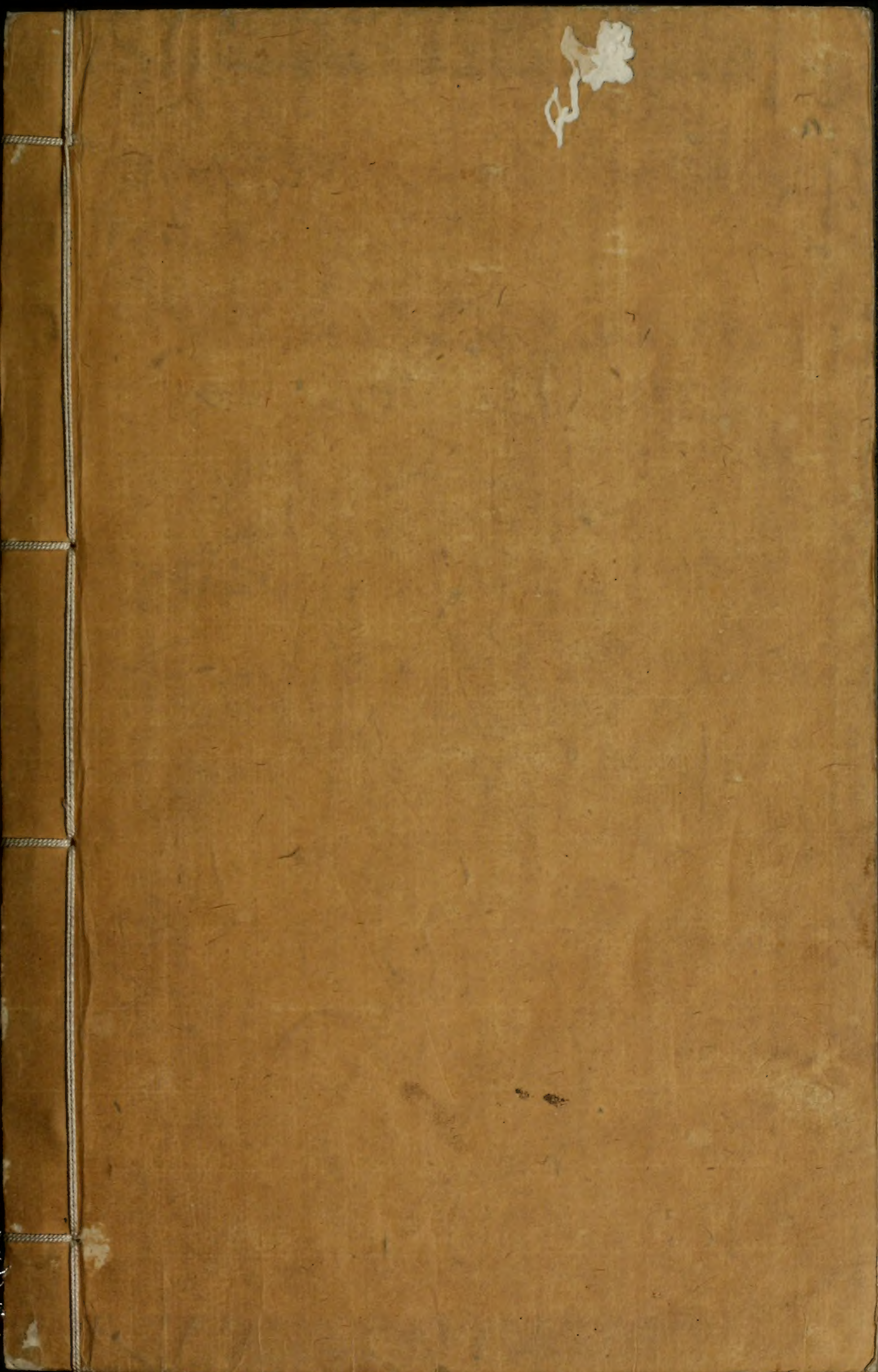
泮試題

余少時赴泮試權彝齋題曰高漸離念翌日又題曰

句天無人帝悲傷使巫陽下招其日移承旨人謂已
念其去又待下招也金公鼎均泮題曰觀先生之玉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一少年改書之曰觀先生之
帷貌不有求於府院君者所改字只四而原字同音
一世傳為才談其習則惡矣







林下筆記

亨